



賈平凹
长篇小说大系

秦腔

广州出版社



第四卷
长篇小说系列

秦腔

乙
21

(3)

-47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腔/贾平凹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7.10

ISBN 978 - 7 - 80731 - 583 - 4

I. 秦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03673 号

书 名 秦腔

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

(地址: 广州市人民中路同乐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510121)

选题策划 朱 鸿

责任编辑 杨 斌

特约编辑 唐建福 白 勇

责任校对 蚊燕娟

封面设计 感觉空间·木光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(地址: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邮政编码: 102445)

规 格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28.75

字 数 448 千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

印 数 1~8000 册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31 - 583 - 4

定 价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要我说，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。

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，都是些狼，眼珠子发绿，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。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，一个梨子，说太多的奉承，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，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，让树慢慢枯死。这些白雪都不知道。她还在村里的时候，常去包谷地里给猪剜草，她一走，我光了脚就踩进她的脚窝子里，脚窝子一直到包谷地深处，在那里有一泡尿，我会呆呆地站上多久，回头能发现脚窝子里都长满了蒲公英。她家屋后的茅厕边有棵桑树，我每在黄昏天爬上去瞧院里动静，她的娘以为我偷桑椹，用屎涂了树身，但我还是能爬上去的。我就是为了能见到她，有一次从树上掉下来跌破了头。清风街的人都说我是为吃嘴摔疯了，我没疯，他们只知道吃嘴，哪里晓得我有我的惦记。窑场的三趸端着碗蹲在碌碡上吃面，一边吃一边说：清风街上的女人比白雪长得稀，要是还在旧社会，我当了土匪会抢她的！他这话我不爱听，走过去，抓一把土撒在他的碗里，我们就打起来。我打不过三趸，他把我的饭吃了，还要砸我的碗，旁边人劝架，说甬打引生啦，明日让引生赔你个锅盔，拿手还比画了一个大圆。三趸收了拳脚，骂骂咧咧回去了，他一走，我倒埋怨劝架人：为啥给他比画那么大的锅盔？他吃他娘的×去！旁边人说：你这引生，真是个疯子！

我不是疯子。我用一撮鸡毛粘了颧骨上的血口子在街上走，赵宏声在大清堂药铺里对我喊：“引生，急啥哩？”我说：“急屁哩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信封上插鸡毛是急信，你脸上粘鸡毛没急事？进来照照镜子看你那熊模样！”赵宏声帽盔柿子大个脑袋，却是清风街上的能人，研制出了名药大清膏。药铺里那个穿衣镜就是白雪她娘用膏药贴好了偏头痛后谢赠的。我进了药铺照镜子，镜子里就有了一个我。再照，里边又有了白雪。我能在这块镜子里看见白雪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这

秘密我不给任何人说。天很热，天再热我有祛热的办法，就是把唾沫蘸在乳头上，我也不告诉他赵宏声。赵宏声赤着上身给慢结巴武林用磁片放眉心的血，武林害头疼，眉心被推得一片红，磁片割了一下，血流出来，黑得像是酱油。赵宏声说：“你汗手不要摸镜！”一只苍蝇就落在镜上，赶也赶不走。我说：“宏声你把你家的苍蝇领走么！”赵宏声说：“引生，你能认出那苍蝇是公的还是母的？”我说：“女的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为啥？”我说：“女的爱漂亮才来照镜哩。”武林高兴了，说：“啊都，都，都说引生是疯子，引生不，不，不疯，疯么！”我懒得和武林说话，我瞧不起他，才要呸他一口，夏天智夹着红纸上了药铺门的台阶，我就坐到屋角不动了。

夏天智还是端着那个白铜水烟袋，进来坐下，呼噜呼噜先吸了一锅儿，才让赵宏声给他写门联。赵宏声立即取笔拿墨给他写了，说：“我是听说夏风在省城结婚了，还想着几时上门给你老贺喜呀！明日待客着好，应该在老家待客，平日都是你给大家行情，这回该轮到给你热闹热闹了！”夏天智说：“这就算我来请过你喽！”赵宏声说：“这联写得怎样？”夏天智说：“墨好！给戏楼上也写一副。”赵宏声说：“还要唱大戏呀？！”夏天智说：“县剧团来助兴的。”武林手舞足蹈起来。武林手舞足蹈了才能把话说出来，但说了上半句，下半句又口吃了，夏天智就让他不急，慢慢说。武林的意思终于说明白了，他是要勒掯着夏天智出水，夏天智爽快地掏了二十元，武林就跑去街上买酒了。赵宏声写完了对联，拿过水烟袋也要吸，吸一口，竟把烟水吸到嘴里，苦得就吐，乐得夏天智笑了几声。赵宏声就开始说奉承话，说清风街过去现在的大户就只有夏家和白家，夏家和白家再成了亲家，大鹏展翅，把半个天光要罩啦！夏天智说：“胡说的，家窝子大就吃人呀？！”赵宏声便嘿嘿地笑，说：“靠德望，四叔的德望高。我就说啦，君亭之所以当了村主任，他凭的还不是夏家老辈人的德望？”夏天智说：“这我得告诉你，君亭一上来，用的可都是外姓人啊！”我咳嗽了一下。夏天智没有看我。他不理会我就不理会吧，我咳出一口痰往门外唾。武林提了一瓶酒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四叔，叔，县剧团演戏，戏哩，白雪演演，不演？”夏天智说：“她不演。”赵宏声说：“清风街上还没谁家过事演大戏的。”夏天智说：“这是村上定的，待客也只是趁机挑了这个日子。”就站起身，跺了跺脚面上的土，出了铺门往街上去了。

夏天智一走，武林拿牙把酒瓶盖咬开了，招呼我也过去喝。我不

喝。赵宏声说：“四叔一来你咋撮口了？”我说：“我舌头短。”武林却问赵宏声：“明日我，我，我去呀，不去？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们是一个村里的，你能不去？”武林说：“啊我没，没没，钱上，上礼呀！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也没力气啦？！”他们喝他们的酒，我啃我的指甲，我说：“夏风伴了哪里的女人，从省城带回来的？”赵宏声说：“你装糊涂！”我说：“我真不知道？”赵宏声说：“人是归类的，清风街上除了白雪，夏风还能看上谁？”我脑子里嗡的一下，满空里都是火星子在闪。我说：“白雪结了婚？白雪和谁结婚啦？”药铺门外的街道往起翘，翘得像一堵墙，鸡呀猫呀的在墙上跑，赵宏声捏着酒盅喝酒，嘴突然大得像个盆子，他说：“你咋啦，引生，你咋啦？”我死狼声地喊：“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哇地就哭起来。清风街人都怕我哭的，我一哭嘴脸要乌青，牙关紧咬，倒在地上就得气死了。我当时就倒在地上，闭住了气，赵宏声忙过来掐我人中，说：“爷，小爷，我胆小，你别吓我！”武林却说：“啊咱们没没，没打，打他，是他他，他，死的！”拉了我的腿往药铺门外拖。我哽了哽气，缓醒了，一脚踹在武林的卵子上，他一个趔趄，我便夺过酒瓶，哐嚓摔在地上。武林扑过来要打我，我说：“你过来，你狗日的过来！”武林就没敢过来，举着的手落下去，捡了那个瓶子底，瓶子底里还有一点酒，他咂一口，说：“啊，啊，我惹你？你，你，你是疯子，不，不惹，啊惹！”又咂一口。

我回到家里使劲地哭，哭得咯了血。院子里有一个捶布石，提了拳头就打，打得捶布石都软了，像是棉花包，一疙瘩面。我说：老天！咋不来一场地震哩？震得山摇地动了，谁救白雪哩，夏风是不会救的，救白雪的只有我！如果大家都是乞丐那多好，成乞丐了，夏风还会爱待白雪吗？我会爱的，讨来一个馍馍了，我不吃，全让白雪吃！哎嗨，白雪呀白雪，你为啥脸上不突然生出个疤呢？瘸了一条腿呢？那就能看出夏风是真心待你好呀还是我真心待你好？！一股风咚地把门吹开，一片子烂报纸就飞进来贴在墙上。这是我爹的灵魂又回来了。我一有事，我爹的灵魂就回来了。但我这阵恨我爹，他当村干部当得好好的偏就短命死了，他要是还活着，肯定有媒人撵撮我和白雪的姻缘的。恨过了爹我就恨夏风，多大的人物，既然已经走出了清风街，在省城里有事业，哪里寻不下个女人，一碗红烧肉端着吃了，还再把馍馍揣走？我的心刀剐着疼，张嘴一吐吐出一节东西来，我以为我的肠子断了，低头一看，是一条蛔虫。我又恨起白雪了，我说，白雪白雪，这

不公平么，人家夏风什么样的衣服没有，你仍然要给袍子，我引生是光膀子冷得打颤哩，你就不肯给我件褂子?!

那天下午，我见谁恨谁，一颗牙就掉了下来。牙掉在尘土里，我说：牙呢，我的牙呢？捡起来种到院墙角。种一颗麦粒能长出一株麦苗，我发誓这颗牙种下了一定要长出一株带着刺的树的，也毒咒了他夏风的婚姻不得到头。



第二天的上午，我去了一趟戏楼。戏台上有人爬高上低地还在装灯摆布景，台子下已经很多婆娘们拿着条凳占地地方了，吵吵嚷嚷，听不清谁和谁都在说啥，有小儿就尿下了，尿水像蛇一样突然从条凳窜出来。书正的媳妇把柴火炉子搬在场边要卖炒粉，火一时吹不起，黑烟冒着。赵宏声猴一样爬梯子往戏楼两边的柱子上贴对联，对联纸褪色，染得他颧骨都是红的。把稳着梯子的是哑巴，还有文成站在远处瞅对联的高低，念道：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出泼天富贵，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。说：“宏声叔，你这是贺婚喜哩还是给你做广告哩？”赵宏声说：“话多！”屋檐里飞出个蝙蝠，赵宏声一惊，梯子晃动，人没跌下来，糍糊罐里的糍糊淋了哑巴一头。哑巴仍扶着梯子，哇哇地叫，示意我过去帮忙。我才不帮忙的，手痒得还想打哩！场北头的麦秸堆下一头猪瞪我，我就向猪走去踢它一脚。没想这呆货是个图舒服的，脚一踢在它的奶上，它就以为我逗它而趴下了。我呸了一口，不再理它，一股风就架着我往麦秸堆上去，又落下来，轻得像飘了一张叶子。

我现在给你说清风街。我们清风街是州河边上最出名的老街。这戏楼是老楼，楼上有三个字：秦镜楼。戏楼东挨着的魁星阁，鎏金的圆顶是已经坏了，但翘檐和阁窗还完整。我爹曾说过，就是有这个魁星阁，清风街出了两个大学生。一个是白雪同父异母的大哥，如今在新疆工作，几年前回来过一次，给人说新疆冷，冬天在野外不能小便，一小便尿就成了冰棍，能把身子撑住了。另一个就是夏风。夏风毕业后留在省城，有一笔好写，常有文章在报纸上登着。夏天智还在清风街小学当校长的时候，隔三岔五，穿得整整齐齐的，端着个白铜水烟

袋去乡政府翻报纸，查看有没有儿子的文章。如果有了，他就对着太阳耀，这张报纸要装到身上好多天。后来是别人一经发现什么报上有了夏风的文章，就会拿来找夏天智，勒索着酒喝。夏天智是有钱的，但他从来身上只带五十元，一张币放在鞋垫子下，就买了酒招呼人在家里喝。收拾桌子去，切几个碟子啊！他这话是给夏风他娘说的，四婶就在八仙桌上摆出一碟凉调的豆腐，一碟油泼的酸菜，还有一碟辣子和盐。辣子和盐也算是菜，四碟菜。夏天智说：“鸡呢，鸡呢吗？！”四婶再摆上一碟。一般人家吃喝是不上桌子，是四碟菜；夏天智讲究，要多一碟蒸全鸡。但这鸡是木头刻的，可以看，不能吃。

魁星阁底层是大畅屋，没垒隔墙，很多年月都圈着中街组的牛。现在没牛了，门口挂了个文化站的牌子，其实是除了几本如何养貂，如何种花椒和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的小册子外，只有一盒象棋，再就是麻将，时常有人在里边打牌。

赵宏声从梯子上下来，想和我说话，风绕着他起旋儿，他说这是邪气，使劲地扑朔头发。我说扶着这风刚才我上到了麦秸堆上。赵宏声说：“上去了？啊，你好好养病。”我说我真的上去了，麦秸堆上有个鸟窝。文成搭了梯子就爬上麦秸堆，果然从上面扔下来个鸟窝。众人说：“咦？！”赵宏声还是推着我到了文化站门口，问我要不要在后心处贴一张膏药。他说：“不收钱。”我说我真的上去了，他不再理我，探头往文化站屋里看。里边有人说：“是不是幺饼，我眼睛不行啦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你再打一天看啥全是黑的！”牌桌上有夏雨和会计李上善，两人为一个幺饼吵闹。原来夏雨单钓幺饼，将手中的幺饼压在额头上，额头上就显出一个幺饼图案，上善暗示大家都不打出幺饼，等黄了局摊牌，三个人手里却多余着一个幺饼，夏雨就躁了。赵宏声说：“你家正忙着，你也打牌？”夏雨说：“我来借桌子板凳的，刁空摸两圈。”起身要走。一人说：“急啥的？你哥娶媳妇你积极！”一个说：“嫂子的勾蛋子，小叔子一半子么！”

这时候，门口有人说话：“来时我还说这一身衣服脏哩，到这儿了倒觉得干净！”我一回头，是几个剧团人。其中一个老女演员说：“你一到乡下都英俊了！”那人是齿齿牙，微笑了一下，嘴没有多咧，说：“这么还有文化站？”老女演员说：“清风街出了个夏风，能没文化站？”一直站在牌桌后头看热闹的狗剩往门口看了看，弯着腰就出来。狗剩是五十多岁的人，黑瘦得像个鬼，他把头伸到老女演员面前，突

然说：“你是《拾玉镯》？”老女演员愣了一下，就明白了，笑着点了点头。狗剩说：“我的毬呀，你咋老成这熊样啦？！”老女演员变了脸。狗剩要和她握手，她把手塞到口袋里。

事后我听说啦，三十年前县剧团来清风街演了一场《拾玉镯》，拾玉镯的那个姑娘就是这老女人演的，狗剩爱上了那姑娘，晚上行房就让媳妇说她是那姑娘，惹得媳妇差点和他闹离婚。狗剩让名角生了气，上善出来忙解释狗剩没有恶意，只是不会说话，抬脚把狗剩踢走了。

名角是演《拾玉镯》成名角的，她也就一辈子只演《拾玉镯》。她的情绪没有缓过来，中午吃饭前的时候说胃疼，要回去。清风街之所以同意包场戏，就是冲着几个名角，这下要砸锅呀，夏天智就让赵宏声针灸治胃病，老女演员说不用，还要回去。白雪就老师长老师短地恳求，还将夏天智画的秦腔脸谱拿出来，其中一张就是专门画她的装扮的，老女演员才说：“我真的老了？”白雪说：“你没老！”老女演员说：“人咋能不老呢，我是老了。”白雪说：“人老了艺术不老啊！”老女演员说：“那好吧，我不走了，但晚上取消《拾玉镯》，我只来段清唱。”

我本来是不去夏家凑热闹的，上善硬拉着我去，我才去的。白雪穿了双瘦皮鞋，把脚收得紧紧的，真好看。中星他爹信佛，给我说过菩萨走路是一步一生莲的，我看见白雪走过来走过去，也是一溜儿一溜儿的花。赵宏声问我看啥哩，头老不抬，发痴眼儿？他鬼得很，知道我的心思，可我不敢瞅白雪的脸，我还不能瞅她的脚吗？我转了身，对着院子里的花坛，花坛上种着月季，花红艳艳的。赵宏声说：“你今日可别多喝酒！”我拿手去掐月季叶，叶子颤了一下，我知道叶子疼哩，就松了手。

院子里噼噼啪啪响过鞭炮，上善就主持了宴会。夏家待客虽然没有太多地请人，人还是来了许多。武林是最后到的院门口，他来训斥他老婆，他老婆黑娥来得早，他说：“你，你回呀不不回，一，一，一会儿上礼，啊你是有钱，钱，钱哩？”正好四婶出来，让武林快进去坐席，武林说：“我，我，我，没钱呀婶子！”四婶说：“谁要你上礼呀？！”武林就说：“啊过一个月，是，是，是我娘的三三三周年，你也，也来，啥都不，不，不要带噢，噢。”村主任君亭和支书秦安是相跟着来的，秦安先站在院门口念门联：不破坏焉能进步，大冲突才有感情。就锐声说：“是宏声写的吧，写得好！”上善就拥他们在主桌上

坐了，开始讲话。上善能讲话，说得很长，意思是夏风是个才子，白雪是个佳人，自古才子配佳人，那是天设地造的。虽然在省城已办了婚礼，但在老家还得招呼老戚旧亲，三朋四友，左邻右舍，老规矩还是老规矩！那么，东街的本家，中街的他姨，西街的亲家，南沟来的他舅，西山湾来的同学，还有在座的所有人，都把酒杯端起来，先贺咱老校长福喜临门，再祝一对新人白头偕老！都端起酒杯了吧？众人说：早都端起了，你说得太长！上善说：那就干杯，都得喝净！干过了，众人都要坐下，上善又说：“先不急坐，再把酒倒上，让秦支书讲话！”秦安就让君亭讲，君亭说我是本家子哥，你讲。秦安说：“我不会说话，要我说呀，对这一对新人哇，我只说一个字，只一个字：很好！”众人都笑了，说：“明明两个字，怎么是一个字？”秦安愣了愣，也笑了，就坐下来。众人也就坐下来。席间，有人给夏天智脸上抹红，夏天智说结婚了给我抹啥子红？众人便起哄：今日不要新郎新娘了，就要你，你得来个节目！夏天智也不擦脸上的红，喃喃道：我出啥节目呀？就叫喊四婶把他画的那些秦腔脸谱拿出来让大家看看。四婶说：“你咋恁逞能的，拿那些脸谱有啥看的？”夏天智说：“你不懂！”四婶就从柜里搬出一大堆马勺，马勺背上竟都画着秦腔脸谱。我知道夏天智能画秦腔脸谱，但没见过能在马勺上画，画出了这么多，一件一件竟摆得满台阶上都是。众人便围进去瞧稀罕，你拿一个，他拿一个，掖在怀里，别在裤带上，也有拿了要出院门。夏雨急着喊：“哎！哎！”夏天智却说：“谁要爱上的，就拿上！”众人说：“四叔比夏雨舍得！”马勺立时就被抢光了。夏天智脸上放光，说：“热闹，热闹！我再给大伙放段戏！”又从卧屋取了个台式收音机，拧了半会儿，正巧播放着秦腔曲牌。音乐一起，满院子都是刮来的风和漫来的水，我真不知道那阵我是怎么啦，喉咙痒得就想唱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唱：眼看着你起高楼，眼看着你酬宾宴，眼看着楼塌了……我唱着，大家就看我，说：“这疯子，这疯子！”上善就过来拿了一只大海碗，满满地盛了米饭，又夹了许多肉在上面，给我说：“引生，你那烂锣嗓能唱个屁！把这碗端上，好好坐到花坛沿上吃，吃饱！”然后他高声说：“要唱我来上一板！”众人都起哄：“唱！唱！”上善真的就唱啦：为王的坐椅子脊背朝后，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，走一步退两步只当没走，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。唱着唱着，一只苍蝇站到了他鼻尖上，他拍苍蝇，就不唱了。音乐还在放着，哑巴牵着的那只狗，叫来运的，却坐在院门口伸

长了脖子鸣叫起来，它的鸣叫和着音乐高低急缓，十分搭调，院子里的人都呆了，没想到狗竟会唱秦腔，就叫道：“上善上善，你唱得不如狗！”来运在这场合出了风头，喜得哑巴拿了一根排骨去喂它。但来运叼着排骨不吃，却拿眼睛看我。我也看着来运，我叫：“来运，来运！”来运就卧到我腿前，我看出了来运前世是个唱戏的，但这话我不说破。花坛边的痒痒树下，夏风和赵宏声说话，他们是小学同学，夏风说：“瞧我爹，啥事都让他弄成秦腔会了！”赵宏声笑着说：“四叔就好这个么。也真是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白雪活该就是给你爹当儿媳的。”夏风说：“我就烦秦腔。”赵宏声说：“你不爱秦腔，那白雪……”夏风说：“我准备调她去省城，就改行呀。”米饭里边吃出了一粒沙子，咯了我的牙，我呸了一口米饭，又呸了一口米饭。起身要走时，秦安过来问起夏风：“新生没来？”夏风说：“没见来么。”秦安就给夏天智招手，夏天智端着白铜水烟袋走来，两人叽叽咕咕了一阵，我逮听着他们在商量着晚上给剧团演员披红的事，秦安说：“五条呀，一人还得十斤鸡蛋，一袋苹果，这笔账不好报哇？”夏天智吸了一阵烟，就把白雪叫来。白雪就站在我的旁边，她的身上有一股香，她的裤管上粘着一个棉花球儿，我想给她取下来，但我没敢。白雪说：“那就只给王老师一个披红吧，她称得上是表演艺术家了，到哪儿演出都披红哩。”秦安说：“这得和君亭研究一下。”就叫了君亭过来，君亭听了，口气很硬地说：“剧团是村上请来的，当然应该负担人家！”秦安看我，我把脸埋下吃我的饭。秦安低声说：“毕竟是给夏风白雪贺喜来的……”君亭说：“毬，那又咋啦？演戏还不是全村人看，如果没有夏风的婚事，你就是出钱人家肯来？庄稼一季一收的，人才是几百年才出一个，夏风是清风街的一张名片了！咱可以宣布，如果以后谁的事弄到像夏风这么大，家里的红白喜事村上就一揽子包了！咱明事明干，用不着偷偷摸摸的。”夏天智说：“这……”秦安说：“君亭说的也是，那咱班子就算决定啦。包场费一千元，红绸被面一条，还有鸡蛋、苹果都让新生那边办，款项从他的承包费里抵就是。”当下，秦安让夏雨去找新生，夏雨打了一个口哨，来运就厮跟了他，夏雨还说：“引生你和我去！”我看了一下白雪，白雪给各个席上敬酒哩，我说我不去，夏雨恨了恨，从饭桌上拿了一包纸烟才走了。



差不多是鸡都上架打盹了，天还没漫下黑，亮着一疙瘩一疙瘩火云。我在门口啪啦啪啦抖被单，隔壁来顺说：“今日有戏，这天也出祥瑞，怪怪的？”这有啥怪的，秃子，来顺是秃子，天也发了烧么！来顺说：“你才发烧哩！”我就是发烧哩，吃毕宴席回来我睡了一觉，睡着睡着身子发烫，我之所以抖被单，就是看把被单烧着窟窿了没有？没有烧着，只抖下几个屁弹。一只猫从树阴下跑过来，白的跑成了红的，钻进厨房的烟囱中去了，再出来，是个黑猫。来顺硬着脖子往戏楼下去了，我一直等到锣鼓吵起，喝下半勺浆水才赶了去。

清风街的人差不多都在戏楼下，中间有条凳的坐了条凳，四边的人都站着，站着的越站越多，就向里挤，挤得中间的人坐不住，也全站在了条凳上。人脚动弹不了，身子一会儿往左侧，一会儿往右侧，像是五月的麦田，刮了风。那些娃娃们从戏台的墙头爬上去，坐在台上两边，被撵下来，又爬上去，赖成了苍蝇。我就听谁在喊：“引生呢，让引生维持秩序！”我进去从台口拉那些娃娃腿，三下两下全拉得掉下来。人窝里有骂声：“疯子，你要出人命啊？！”但我很得意，凡是群众集会只有我才能维持了秩序。

文成一伙跑到戏楼后面，卧在后门缝看演员化妆。我也跑去看了，我要看白雪在没在后台，但没见白雪的踪影，看到的却是那个长脸男演员往头上戴花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庆玉和这个演员在一个桌子上，庆玉给他递纸烟，他说他要保护嗓子，不吸纸烟。庆玉就问：你是唱啥的？他说：你猜。庆玉说：净？他说：不是。庆玉说：生？他说：不是。庆玉说：那是丑角？他还是说不是。庆玉有些火了，以为他戏弄，说：那你唱啥呀！他却说：接近了。庆玉说：噢，唱旦的！一个大男人唱旦角，我就稀罕了，正看着，他也发觉了我在偷看，走过来把身子靠在门上。

我觉得没有了意思，离开了后门口，前边台下的秩序还好，就灰沓沓靠到麦秸堆上发蔫了。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，数了一遍，又数了一遍，一遍和一遍的数目不同。隐约里谁在说话：“你瞧你瞧，人不少嘛！”“说到底也就是个农民的艺术么。”“你少说这话，让人听着了

骂你哩!”“你要是在省城参加一次歌星演唱会,你就知道唱戏的寒碜了!”“我可告诉你,王财娃演戏的时候,咱县上倒流行一句话:宁看财娃《挂画》,不坐民国天下。”“那是在民国。”“现在有王老师哩!”“不就是一辈子演个《拾玉镯》,到哪儿能披个红被面么。”“你,你……”“我说的是事实。”“到了后台你不许这么说!”“我才不去后台,我嫌脏,我找宏声听呀。”我听出是白雪和夏风,一拧头,他们果然就站在麦秸堆边。我往黑影里缩,不愿意让他们发觉是我,但他们却没再说话,我斜眼睛看了一下,夏风朝西头去了,而白雪端端往戏楼走,她两条腿直得很,好像就没有长膝盖。我心里说:白雪白雪,你要能和我好,你打个喷嚏吧!但白雪没有打喷嚏。

戏楼上叮叮咣咣敲打了半个时辰,红绒幕布终于被两个人用手拉开,戏就开场了。先是清唱,每一个演员出来,报幕的都介绍是著名的秦腔演员,观众还是不知道这是谁,不鼓掌,哄哄地议论谁胖谁瘦,谁的眼大谁的脸长。后来演了两个小折子,一个须生在翻跟头时把胡子掉了,台下就喝倒彩:下去,下去,要名角!表演艺术家王老师,在接下来就登场了,但她是一身便装,腰很粗,腿短短的,来了一段清唱。台下一时起了蜂群,三秃一直是站在一个碌碡上的,这阵喊:“日弄人哩么!”他一喊,满场子的人都给三秃叫好,王老师便住了声,要退下去,报幕的却挡住了王老师,并示意观众给名角掌声,场子上没有掌声只有笑声,突然间一哇声喊:不要清唱,要《拾玉镯》!这么一闹腾,我就来劲了,撒脚往戏楼前跑。戏楼下一时人又挤开来,有小娃被挤得哭,有人在骂,三只鞋从人窝里抛了出来,正巧砸在我的头上,我说:“砸你娘的×哩!”日地把鞋又砸到人窝里去。秦安一把拉住我,说:“引生引生,你要给咱维持秩序啊!”他先跳上台让大家安静,可没人听秦安的,秦安又跳下台问我:“君亭呢,君亭没来?”我说:“君亭饭后就到水库上去了,你不知道?!”秦安眉头上就挽了一个疙瘩,说:“弄不好要出事呀,这得搬天义叔哩!”剧团演出队长说:“天义是谁?”我说:“是老主任。”秦安就说:“引生你领路,让队长把天义叔请来!”

我领着队长小跑去东街,街道上有狗汪汪地咬。街北的312国道上开过了一辆车,白花花的一股子光刷地过来,照在一堵墙上,我突然说:“你瞧那是啥?”队长说:“啥?”我看见雷庆的女儿翠翠和陈星抱在一起,四条腿,两个头,没见了手,就说:“好哇,不去看戏,在

这儿吃舌头哩！”队长说：“管人家事？咱急着搬救兵啊！”我不行，拾了块土疙瘩朝墙根掷过去，车灯已经闪过了，黑暗中传来跑步声。穿过一条歪歪扭扭的巷子，队长问老主任家怎么住得这么背呀。我说：“背是背，那可是好地穴哩！”队长又问怎么个好地穴。我说：“白天了，你站在伏牛坡就看得出来！”如果是站在北头的伏牛坡上看清风街，清风街是个“凵”状，东西两街的村子又都是蝎子形，老主任的家就盖在蝎子尾上。在过去，东街的穷人多，西街有钱的人家多，而最富豪的是白家。白家兄弟两个因家事不和，老二后来搬住到了东街，但老二后辈无人，待夫妇俩死后，老大就占了东街的房院。那老大就是白雪的爷爷，曾当过清风街的保长。到了解放初，夏天义是土改代表，一心想给白家划地主，可农会上主持人是县上派来的监督员，和白家有姑表亲，一开会就给白家传信，结果白家主动将东街的房院交了出来，只给定了个中农成分。这房院自然而然就让夏天义一家住了。他们是兄弟四人，按家谱是天字辈，以仁义礼智排行；在这房院里住过了十年，后来都发了，各盖了新的房院分开住家。先是夏天仁搬住到了北头巷口，他就是君亭的爹，拳头能打死老虎的人，只是命短，不到六十就死了。后搬住到中巷巷尾的是夏天礼，他在五十里外的天竺乡干过财务，退休已经多年。再是夏天义在蝎子尾盖了房子，五个儿子，前四个是庆字辈，庆金庆玉庆满庆堂，到了二婶怀上第五胎，一心想要个女子，生下来还是个男的，又长得难看，便不给起大名了，随便叫着“瞎瞎”。五个儿子都成了亲，又是一个一个盖房院，夏天义就一直还住在蝎子尾。这事我不愿意给队长说，说了他也弄不清。队长说：“老主任是夏风的二伯？”我说：“你行呀！”队长说：“夏风他家的房院倒比老主任的房院好。”我拉着队长从池塘边的柳树下往过走，才要说：“那当然了，夏风家的房院是原先白家的老宅子么！”话还没说出口，竹青就从对面过来了。

竹青撑着一双鹭鸶腿，叼着烟卷，立在那里斜眼看我。我说：“竹青嫂子，天义叔在家没？”竹青说：“我爹喝多了，可能睡了。”我就摇院门上的铁环，来运在里边说：“汪！”我说：“来运，是我！”来运说：“汪汪！”我说：“我找天义叔的！”来运说：“吭哧，吭哧！”我说：“天义叔睡了？睡了也得叫起来，要出事啦！”上堂屋有了躁躁的声音：“谁在说话？”我说：“天义叔，我是引生，你开门！”开了院门的却是来运，它用嘴拉了门闩，夏天义就站在了堂屋门口。夏天义是

个大个子，黑乎乎站满了堂屋门框，屋里的灯光从身后往外射，黑脸越发黑得看不清眉眼。队长哎哟一声，忙掏了纸烟给他递，他一摆手，说：“说事！”队长就说戏楼上观众如何起哄，戏演不下去，又不能不演，担心的是怕出乱子。夏天义说：“就这事儿？那秦安呢？！”我说：“秦安那软蛋，他镇不住阵！”夏天义说骂了一句：“狗日的！”跟着我们就往院门口走，走到院中间了，却喊：“哎，把褂子给我拿来，还有眼镜！”夏天义迟早叫二婶都是“哎”，二婶是瞎子，却把褂子和眼镜拿了来。眼镜是大楠块石头镜，夏天义戴上了，褂子没有穿，在脊背上披着。我说：“天义叔，你眼镜一戴像个将军！”他没理我，走出院门了，才说：“谈话！”

到了戏场子，台上台下都成一锅粥了，有人往台上扔东西，涌在台口两边的娃娃们为争地方又打起来，一个说：我日你娘！一个说：“鱼，鱼，张鱼！”张鱼是那个娃娃的爹，相互骂仗叫对方爹的名字就是骂到恨处了，那娃娃就呜呜地哭。秦安一边把他们往下赶，一边说：“叫你爹名字你哭啥哩，毛泽东全国人都叫哩！”台下便一片笑声。秦安没有笑，他满头是汗，灯光照着亮晶晶的，就请出演员给大家鞠躬，台下仍是一哇声怪叫，秦安说了些什么，没有听见。夏天义就从戏楼边的台阶上往上走，褂子还披着，手反抄在褂子后边，我大声喊：“老主任来啦！”顿时安静下来，夏天义就站在了戏台中间。

夏天义说：“请剧团的时候，我说不演啦，不是农闲，又不是年终腊月，演什么戏？可征求各组意见，你们说要演哩要演哩，现在人家来演了，又闹腾着让人家演不成，这是咋啦？都咋啦？！”叭！电灯泡上纠缠了一团蚊子，一个蚊子趴在夏天义的颧骨上咬，夏天义打了一掌，说：“日怪得很，清风街还没出过这丢人的事哩！不想看戏的，回家睡去，要看戏的就好好在这儿看！”他一回头，后脖子上壅着一疙瘩褶褶肉，对着旁边的队长说：“演！”然后就从台边的台阶上下来了。

戏果然演开了，再没人弹七嫌八。

夏天义得意地往回走，我小跑着跟他，我说：“天义叔，天义叔，你身上有股杀气哩！”夏天义摆了下手。我还是说：“秦安排夸他上学最多，是班子里的知识分子哩！知识分子顶个屁用，农村工作就得你这样的干部哩！”夏天义又是摆了一下手。不让说就不说了，引生热脸碰个冷勾子，我就不再撵跟他，一转身把掌砍在武林的脖项上。武林张着嘴正看戏的，被我一砍吓了一跳，就要骂我，但噎了半天没骂出

一个囫囵句来。

戏是演到半夜了才结束。人散后我和哑巴、瞎瞎、夏雨帮着演员把戏箱往夏天智家抱，让书正搭个手，书正只低个头在台下转来转去。我知道他是在那里捡遗下的东西，说：“钱包肯定是捡不到的，这儿有半截砖你要不要？”他真的就把半截砖提回家去了。

演员们在夏天智家吃过了浆水面，大部分要连夜回县城，夏天智挽留没挽留住，就让夏雨去叫雷庆送人。雷庆是州运输公司的客车司机，跑的就是县城到省城这一线，每天都是从省城往返回来过夜，第二天一早再去县城载客。夏雨去叫雷庆送人的时候，在中巷见到雷庆的媳妇梅花，梅花不愿意，说你家过事哩，你雷庆哥回来得迟，连一口喜酒都没喝上，这么三更半夜了送什么人呀？！话说得不中听，夏雨就不再去见雷庆，回来给爹说了，夏天智说：“让你叫你雷庆哥，谁让你给她梅花说了？”白雪就亲自去敲雷庆家的门。敲了一阵，睡在门楼边屋里的夏天礼听到了问谁个，白雪说：“三伯，是我！”夏天礼忙高声喊雷庆，说白雪敲门哩！梅花立即开了院门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是白雪啊，晚上我特意去看你的戏哩，你咋没演？”白雪说：“我演得不好，甬在老家门口丢人。我哥睡了没？”梅花说：“你来了，他就是睡了也得起来！”白雪说：“想让我哥劳累一下送送剧团里人。”梅花说：“劳累是劳累，他不送谁送？咱夏家家大业大的，哪个红白事不是他接来送往的？！”当下把雷庆叫出来把要走的人送走了。

留下来的演员是三男两女，男的让夏雨领了去乡政府一个干事那儿打麻将，女的安顿到西街白雪的娘家。白雪带人去时给婆婆说夜里她也就不回来了，四婶不高兴，给她叽叽咕咕说了一会儿话，白雪笑了笑，才让夏风带了女演员去的西街。

我原本该和夏雨他们一块走的，可我没有走，磨磨蹭蹭直到夏天智和四婶已经坐在灯下清查礼单的时候才离开。但刚出门，庆金的媳妇淑贞拉着儿子光利来见白雪，说光利的嗓子好，整天跟了陈星唱歌，还要买收录机，让白雪听听他的歌看值不值得投资买个收录机。四婶说：“后半夜了唱啥歌呀，一个收音机值几个钱，舍不得给娃买！”淑贞说：“是收录机，不是收音机！”四婶说：“收录机贵还是收音机贵？”淑贞说：“一个是手表一个是钟表！”语气呛呛的。见四婶指头蘸着口水数钱，又说：“今日待客赚啦吧？”四婶说：“做啥哩嘛，就赚呀？！”淑贞把嘴撇了个豌豆角，光利却趁机跑掉了，她就一边骂光利

一边低声问白雪：“收了多少钱？”白雪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淑贞说：“四叔四娘为啥待客哩，就是回收以前送出去的礼哩。礼钱肯定不少，给你分了多少？”白雪说：“给我分啥呀？”淑贞说：“咋不分？夏风不是独子，还有个夏雨，四叔四娘把礼钱攥了还不是给小儿子攒着？即便他们不给你分，可你娘家的，你的同学同事的礼钱应当归你呀！”话说得低，四婶八成也听得见，嚷道着白雪把鸡圈门看看关好了没有，小心黄鼠狼子。白雪说：“现在哪儿有黄鼠狼子？”淑贞说：“四娘不愿意了我哩。”就要走。四婶偏过来，说：“淑贞你走呀？”拿了一沓钱交给了白雪，白雪不要，不要不行，羞得淑贞一出院门就骂光利。



年好过，月好过，日子难过，这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夏家待客的第二天早晨，夏天智照例是起来最早的。大概从前年起吧，他的瞌睡少了，无论头一夜睡得多晚，天明五点就要起床，起了床总是先到清风街南边的州河堤上散步，然后八字步走到东街，沿途摇一些人家的门环，吆喝：睡起啦！睡起啦！等回到家了，门窗大开，烧水沏茶，一边端了白铜水烟袋吸着一边看挂在中堂上的字画，看得字画上的人都能下来。白雪是听到院门响而醒来的，做了夏家的新儿媳，起床先扫罢院子，又去泉里挑水。路上见上善从斜巷里过来唱《张连卖布》，先是一句：你把咱大铁锅卖了做啥？我嫌它烧开水不着铬甲。白雪就把水担放下，眯着笑眼听。上善一抬头看见了白雪，就嚤口啦。白雪说：“上善哥起得早？”上善说：“睡不成么！”白雪说：“咋啦？”上善说：“四叔啥都好，就是一点，他睡不着了也不让别人睡！”白雪还是笑。上善说：“四叔讲究大，你一早给他老两口倒尿盆了？”白雪说：“这还没。”上善说：“好，你给他当儿媳就要破破那些规矩哩！”

白雪担水回来，夏天智已喝毕了一杯茶，把茶根儿往花坛上浇，问夏风起来了没，不等白雪答复，就嘟囔什么时候了还睡着不起，该去西街和乡政府接客人呀。白雪赶紧去卧房把夏风推醒。

客人接了回来，吃罢了饭，刘新生就进了门，夏天智一见他空手，先问给演员办的货呢。刘新生倒嚷嚷结婚待客多大的事情怎么就不给他透个风。四婶忙解释只待了族人和亲戚，西街中街的人家都没告诉。